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强龙过江

异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强龙过江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五章	江府冤案	(315)
第十六章	倩女上当	(329)
第十七章	玉虚老道	(344)
第十八章	死灰复燃	(373)
第十九章	蛛丝马迹	(395)
第二十章	步步艰难	(422)
第二十一章	教匪残暴	(454)
第二十二章	严惩水妖	(476)
第二十三章	病虎苗威	(499)
第二十四章	天风谷	(524)
第二十五章	侠女有情	(548)
第二十六章	误中奸计	(570)
第二十七章	孟兰会	(591)
第二十八章	少女情深	(612)

第十五章 江府冤案

位于常德大西门的江家，是府城的大宅之一。

这天傍晚时分，花甲老人到达江宅的院门外，门子江勇吃了一惊，抢下阶扶住了摇摇欲倒，脸色泛灰的花甲老人，牢牢地挟住了。

“老爷子，你……你老人家……怎么啦？”江勇惊疑地扶住老人上阶：“你老人家的脸色好难看。”

“关上门，谢绝一切访客。”花甲老人说话有气无力：“我来的事，千万守秘。”

“是的，老爷子。”

不久，东院客堂点起了灯。花甲老人坐在交椅上，案上摆放着血迹已干的信封，和展开的沾血信笺。

绕案坐着快刀江庭举的亲兄弟江庭耀，儿子江芳成，与年方二八的爱女芳华。

“庭耀，这是你哥哥藏在怀中，打算返城后派人送给桃源妙笔生花罗昆的求援书信。”花甲老人说话时有点吃力：“其中概略地写出澧州商家所遭逢的变故，没想到人在途中，便……”

“师父，我哥哥他……”江庭耀嗓音全变了。

“事情已经发生，必须沉着应变。”花甲老人沉声说：“为师恰好前往荆州访友，没想到半途碰上了你哥哥遇难的事。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他，直至我摆脱了两个追杀他的妖女，

回到现场察看，这才发现被杀的竟然是我自己的爱徒。”

“现在，我把所见的经过告诉你们，然后听我的安排。在不曾了解澧州方面变故之前，任何人不可泄露丝毫口风。你哥哥的丧事，更要秘密地进行，前往接灵骸的人，决不能让人发现。”

“当时，情形是这样的……”

澧州北门内的友潭寺，是本州最大的丛林。寺西的小池内，夏日盛开有名的金莲花，冷艳芳馥，是莲中绝品，寺东小街的松州客栈，是百年老店，可惜设备简陋，投宿的旅客并不怎么上层。

三天前，住进一位朴实的中年人，带了一位年约十五六、朴素秀丽的女儿，行囊不丰，像个不得意的小行商。

他们在流水簿上留下的姓名是罗山、罗素姑。素姑穿得人如其名，荆钗布裙，不折不扣的小家碧玉。

父女俩住了相邻的两间小客房，罗山一落店就病倒了。小素姑忙得不可开交，请郎中侍奉汤药真够她忙的，因此毫不引人注意，父女俩没有丝毫引人注意的举动流露，店伙计们倒也同情她的处境，热心替她张罗。客居病倒，是十分可怜的事。

这里，是非常安全的地方。

天黑后不久，姑娘送来晚间该吃的一碗药。

罗山倚坐在床头，就姑娘手中缓缓饮辍碗中的药汁。

“素姑，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必须赶快离开。”罗山放低声音，将一只小布包偷偷塞入姑娘手中：“包内有我的两封书信，一封是给你的，你可以按信中的指示行事，回房看完之后，牢牢记住然后烧掉。”

“罗叔，你……你是说……”姑娘脸色一变。

“今晚，我要冒险进入白马观。如果我没有回来，就表示我不可能回来了。以后的事，得靠你自己了。”

“哎呀！罗叔……”

“你听我说，孩子。”罗山郑重地说：“商家被官兵抄没，商大爷全家四十六口人丁，因抵抗失败而举宅自焚，正是你爹离开商家南返求援，半途遇难的次日。可知祸因必定是商大爷接受你爹的建议，不愿接受玉清观主的控制，事机不密，被妖道侦知内情，所以才派两妖女在中途杀你爹灭口，再嫁祸商家，诱使官兵至商家捉拿湖寇，商家自然成了窝主而玉石俱焚。”

“这一切，与官府蓄意灭门关系不大，州官贪黜，以敛赃为首要，灭门反而影响狗官的前程。因此，这一切都是玉清观主的圈套阴谋。”

“今晚我一定要冒险深入，侦查白马观内到底隐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物。如果我回不来，便证实我的猜想正确，你必须按书信的指示，去找可以替你爹和我报仇的人。”

“可是……罗叔，你老人家大可不必冒险，径自前往找人报仇……”

“如果径自前往找人报仇，又怎能证实玉清观主是罪魁祸首？”

“那……”

“当然，我会小心，一有发现便全力脱身。只要发现白马观中有妖女的踪迹，便可证实玉清观主持罪行，我会尽快脱身的。”

“我也去，好吗？”

“想同时失陷吗？那么，谁去找人报仇？”

“这……”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你回房休息吧！”罗山挥手赶人：“记住信的指示，至要至要。”

姑娘热泪盈眶，持碗的手不住发抖。

“走！”罗山厉声说。

前往白马观进香的人，必须乘船前往。北岸不远处的本州第一大镇津市，就是远道香客的临时宿站。白马观有一座下院设在津市，是接待有身份地位施主的地方。天一黑，交通便断绝了。

但下院备有一艘小艇，由三位控舟的香火道人兼任接待，晚间同样可以往来。

观占地甚广，共有十余处殿堂，但只有十余名道人在内修真，因此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迹，天一黑，更是清冷孤寂。观内不留宿香客，香客必须在津市歇宿。平时香客不多，观中的老道相当清闲。

三更初，一个黑影从洲西长满获竹的滩岸登陆，赤条条的只带了一只用油绸包妥的布包。

这人就是罗山，真名号是妙笔生花罗昆，快刀江庭举的好友，一位江湖上颇有名气的名武师，为朋友两肋插刀，冒险前来侦查白马观的根底。

他打开包裹，换上了夜行衣，判官笔佩在腰带上，藏妥余物，蛇行鹭伏向洲北的白马观探索而进。

他对所发生的故事所知有限，只能从江庭举的遗书中，知道商家受到官府压榨，与玉清观主交往的概略情形。从江庭举的师父口中，也仅知道江庭举被两妖女所杀的一些经过，因此判断两妖女就是那晚玉清观主观身，逐走张定远的两个白衣女郎。

判断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无凭无据，怎能判定玉清观主是罪魁祸首？经过三天的暗中侦查，根本没有人知道白马观有女道士的遁迹，更不可能有千娇百媚的年轻女人在洲上居住。

他必须冒险前往侦查。他心中明白，如果白马观真有美丽的女人潜藏，不幸被她们发现，他必定凶多吉少，凭他妙笔生花一支判官笔，决难禁得起妖女的全力一击，此行凶险，必须特别当心。

远远地，便看到白马观隐约闪动的两三星灯火。

绕过一座生长了不少树林的小丘，前面黑黝黝的房舍在望，灯火反而看不见了，草木挡住了视线。

他提高警觉，更加小心向前逐段探进。

前面几株大树下，突然闪烁着五颗星绿火。

是鬼火，飘浮中的鬼火。

他并不介意，洲上到处都有流萤飞舞，同时，他以为距白马观足有一里以上，野地里根本不可能有人活动，没有人知道有不速之客前来夜探。

一阵江风迎面刮来，隐约可以嗅到淡淡的草莓气息。

鬼火明灭不定，可是，并不飘散。

他仍然不在意，向前窜走，乍起乍停。

蓦地，黑气涌腾。

“噢！”他心中惊叫，向下一伏。

四面八方传出啾啾怪叫，黑气开始旋转。

他感到心神一乱，一阵寒流通过全身，全身汗毛悚立，身上凉凉地。

黑气涌腾旋转中，出现一位金盔金甲的天神，又高又大的身躯，在闪烁的无数鬼火中显现。

他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眼花，揉揉眼睛再仔细定神察看。不错，是天神，不是眼花，出现在他前面约三四丈左右，高度几乎超出丈余高的树梢三尺以上。

“凡人！”金甲天神用奇异的怪嗓门向他叫：“你，侵犯仙境，该受天诛。凡人！俯伏……”

他惊得顶门上走了三魂六魄，脑门也感到有点昏沉，浑身可怕地战抖，只感到双膝发软，不由自主向下跪伏，失魂落魄地以额叩地。

“神灵恕……罪……”他语不成声。

“凡人！你！为何前来……”金甲天神的声调渐变。

“凡夫来……来侦……侦察……”

“侦察什么？说，凡人……”

无巧不成书，偏偏就有一条不知道有鬼神的蛇，自他的后头上面滑过，冷冷腻腻的蛇身令他陡然神智一清。

见识在一个闯江湖的人来说，十分重要。

如果对方是神，神无所不知的，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来侦察什么？

妖怪也是无所不知的，对方显然也不是妖怪。

不是神，不是妖怪，那么……

他陡然清醒，本能的反应是全力向前贴地飞扑而出，半途拔出了判官笔，用上了平生所学，用上了杀人自救的绝招。

生有时，死有地；装神弄鬼的人以为已经完全控制了他，未免大意了些，等发觉他倏然扑到，太快了，已无法应变。

“砰”一声大震，判官笔贯入人体，高大的天神像山一样倒下。

他也被反弹摔倒，一股可怕的力道似乎震毁了他的右臂，幸而判官笔抓得够牢，并未脱手。

他奋身急滚，然后斜跃而起，不辨东南西北，亡命发腿狂奔。

身后风声呼呼，有人穷追。

“孽障大胆！”追他的人沉喝。

一阵罡风袭到，力道可怕极了。他向前摔出，只感到心中一震，喉间发甜。

连翻两周，他只觉腰背一震，被人压住了，一阵昏眩，一阵痛楚，他知道完了。

这瞬间，他感到全身的气力都消失了，逐渐陷入昏迷境界；见识与经验告诉他，他先前嗅入的草莓气息，是一种令人神智涣散的迷神药物。

“我不能落在他们手上！”他心中在狂叫。

这短暂的悲壮念头，激发了他的生命潜能，手上有了力道，滚势一止，他的判官笔已在对方的脚踏上他腰脊的同一刹那，贯入自己的心坎。

两句后，湖广、河南交界处的信阳州。

州南的会亭集，距城约六十里，是南北大官道颇为像样的歇脚站，也是附近村落的重要市集。

官道经过集西，半夜里集中一片黑沉沉，官道上空荡荡鬼影俱无。白天，这里的车马络绎于途。

一个孤零零、身材中等的青衫旅客，手中挟着一根问路杖，背了一只包裹，出现在集南里余的官道上，正以不徐不疾的脚程，踏着夜风残月向北趲赶。

包裹后面，附有一顶宽边遮阳帽，一看便知是靠一双腿赶路的穷旅客。天气逐渐进入盛夏，夜间赶路要少辛苦些。

南面，突然传来急骤的蹄声。

旅客不在意地扭头向后瞥了一眼，继续赶路。南北大官道上碰到乘坐骑赶路的人，平常得很。

但他也本能地心想：“最少也有四五匹坐骑。”

不久，蹄声如雷，已可看清骑影，健马飞驰，后面烟尘滚滚。

旅客本能地移至路边，心想：“半夜三更，这些骑士必定目中无人，要被一群健马踹撞，可不是好玩的。”

终于，第一匹健马到了身后，传出骑士的一声刺耳呼啸，坐骑的冲势渐止。

旅客扭头回望，看见五匹健马，五个黑衣骑士都佩有刀剑，鞍后有马包。稀星残月，视度不良，无法看清骑士们的面貌。

第一匹健马徐徐超越而过，然后是第二匹……

一声呼啸，五匹马勒住了，五骑士一跃而下，恰好将旅客前后堵住。

旅客吃了一惊，警觉地止步戒备。半夜三更碰上截路的强盗，孤身旅客注定了厄运。

堵在前面的是一位穿黑袍而非骑装的骑士，剑系在背上，头上戴了一顶六合太平帽，似乎高大魁梧，黑夜中仍可感到迫人的威猛气概。

“你的脚程相当快。”黑袍骑士用中气充沛的嗓音说：“沿途昼伏夜行，形迹可疑。”

旅客一怔，不住打量已形成堵截阵势的五个骑士。

“你们是干什么的？”旅客沉着地问：“天气炎热，夜间赶路凉快些，有什么不对吗？”

旅客身材不高，说话的嗓门也带有童音。

“夜间赶路没有什么不对，不对的是你这个人。”青袍骑士阴笑，逼近至丈二左右：“你明白在下的意思？”

“我一点也不明白阁下的意思。”

“你女扮男装。”

“这……”旅客吃了一惊：“女扮男装便于旅行，有什么不对吗？”

“女扮男装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你是来自湖广澧州，身边曾经有一个判官笔火候不差，姓罗名山的人，那就不同了。嘿嘿嘿！你就是那位自称罗素姑的小姑娘吧？”

“你们……”旅客惊恐地解下包裹戒备。

“小姑娘，你太年轻，你永远想不通我们的消息传递是如何灵通快捷。你是乘船走岳州过来的，我们的人初期的确料错了方向，向荆州追查，所以晚了一步，被你远走到河南才追上你，你也真值得骄傲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旅客大声抗议：“我也不姓罗，

也不叫罗素姑……”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是不是。”

“我是说……”

“在下把你押回武昌，交给澧州来的人带回去求证，那边有人认识你到底是不是罗素姑，他们会查出罗山到白马观侦查什么事……哈哈……走得了吗？”

旅客一跃三丈，冲入路旁的田野，包裹后扔阻敌。

五骑士早有准备，几乎同时跃出。旅客第二次纵落，黑袍骑士已如影随形跟到，右手的马鞭一抖，啪一声击中旅客的左肩胛骨，左手已接住了掷来的包裹。

旅客冲倒在地，身形翻转时，暗藏在衣底的匕首已经拔出。

可是，双方的修为相差太远了，噗一声响，手肘被踢中，匕首脱手飞出两丈。同时，左肩也被另一名骑士踢了一脚，几乎踢断了肋骨。

“哎……”旅客尖叫，全身一软，肋下的一脚相当可怕，被踢得连滚三周，方被第三名骑士按住了。

骑士对捆人的技术极为熟练，腰间本来就带了一卷绳索，片刻间，勒脖连手背捆完成，干净利落，行家技术无懈可击，被捆的人上半身完全不能动弹，但下身却不受影响，走路毫无困难。

但旅客难以举步，肋痛难当站不直腰，发出痛苦的呻吟，任由骑士挟着走。

五骑士刚举步想回到官道，却突然发现路上多了一匹坐骑，鞍上有一位黑衣骑士，星光下，在六五丈外，很难看得真切。

“你们在拦路打劫吗？”马背上的骑士突然问，声调平和，但语气却带有火药味。

“胡说八道！”黑袍骑士一面走一面不悦地说：“休管闲事，快滚！”

“哈哈！在下骑在马背上，如何滚？”黑衣骑士的笑声怪怪地

充满嘲弄味：“天下事天下人管。在下看你们五个人，群殴擒捉一位小后生，在我看来，不算是闲事，而是最严重最不可原谅的事，一定是劫路的土匪强盗，在下管定了。”

除了那位押解旅客的骑士外，四骑士已到了黑衣骑士的坐骑旁。

黑衣骑士说完，泰然自若扳鞍下马，顺手拔出鞍袋内的一根尺八熟铜短手杖，很像一根戒尺，铜的颜色金中略带暗红，似乎平时经常把玩，反映着星光，金光闪闪。

这玩意儿用来打学生的手心，真嫌重了些，挨一下手掌，不肿起老高才是怪事。

“你这时想滚，已经来不及了。”黑袍骑士凶狠的声调充满威胁。

“为何？”黑衣骑士反问。

“因为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事。”

“是吗？哦！我们所干的事，见不得人吗？”

“放你的狗屁！这是咱们的家务事。”

“家务事？在下不信一面之词，必须由那位小兄弟两面的话对证才算数。”

“救命啊……”旅客抓住了机会尖叫，但叫喊声倏止，被挟持的骑士捂住了嘴。

“在下不要你信。”黑袍骑士的马鞭作势抽击。

“你的意思是……”

“在下要你的命。”

“真的？”

“不错。阁下贵姓大名？管闲事不会不敢亮名号吧？”

“在下有姓名，但没有号，喂！百家姓上第一姓是什么？”

“赵。”

“对，赵！你的记性不错嘛！我姓赵，在家是老大，所以按

排行为名，名就是大，赵大。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吧？我教学生一直用最笨的方法死记，接二连三的问，他们就不会念过即忘。喂！你们呢？姓什么？我赵大的记性很好的，入目入耳不忘，你们说一次就够了。”

赵大穿了青袍，黑夜中看来是黑色的，手中轻舞着戒尺，不住拍打着左掌心，真像一个乡塾社学的夫子。所说的话尖酸刻薄，嘲弄挖苦兼而有之。

四骑士肺都要气炸了，尤其是黑袍骑士，气得几乎要跳起来，发出一声怒吼，一马鞭抽出，鞭动身进，破风的厉啸入耳惊心。

赵大不闪不避，左手一抄，闪电似的抓住了抽来的马鞭，快得令人无法看清，似乎马鞭早就被他抓在手上的。

“不知自爱。”赵大说，右手的戒尺噗一声响，敲中对方的右肩尖。

这瞬间，三骑士随后一拥而上，刀剑出鞘，两刀一剑向中聚合，声势惊人，利刃破风呼啸。

长笑声震耳，铜戒尺左右急旋，人影狂乱地闪动，接着是铜尺着肉声急起，人影三面飞跃。

人还没有完全倒地，挟持着旅客的骑士只感到眼一花，身侧已多了一个人。

“你不打算替这位小兄弟解绑吗？”赵大的语调平和，似乎刚才他并没有与人交手，铜戒尺抵在骑士的右耳后藏血穴上，左手扣住了右肩井。

“我放，我……放……”骑士惊恐地狂叫，七手八脚替旅客解绑。

四位骑士有两个挣扎难起。另两个虽能自己爬起，但右臂已废，肩骨与锁骨非裂即断，痛得不住呻吟。

旅客的捆绑虽解，但发出一声痛苦的哭泣，跌倒在地呻吟。

“我看到他们踢中你的肋骨。”赵大蹲下关切地问：“是不是肋骨断了？”

“没……没断，只……只是痛得受……受不了。”旅客断断续续地回答。

蹄声急起，五骑士匆匆策马南奔。

“没断就好。”赵大拾回旅客的包裹：“用我的坐骑，我带你找地方歇息。”

“我……我要到信……信阳……”

“我要经过信阳，顺道送你一程。”

“谢谢你救命的大恩。”旅客挣扎着，搭住赵大的手才站稳了：“我姓江，叫江芳华。”

“哦！女孩子？难怪你的手好……好……不会怕我吗？江姑娘。”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赵爷。”

“不怕就好。假使你认为男女授受不亲，那就麻烦了，我总不能用根棍子来扶助你。”

“赵爷笑话了。”

“哈哈！不是笑语，笑可以让你分心，忘了痛楚。你坐下歇息，我送你一颗疗伤止痛的丹丸。”

赵大扶她在路旁坐下，放下她的包裹，先从腰囊中取出丹丸，再回到坐骑取鞍袋中的水葫芦。

“吞下丹丸，歇息片刻我们就可以动身了。”赵大让她吞下丹丸，在一旁坐下：“江姑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人不是强盗。”

“是追杀我的人，是从湖广澧州追来的。”

“岳州府位于洞庭西岸的澧州？好远呢！”

“是的，我躲躲藏藏走了二十天。”

“我与他们……”

“一言难尽，赵爷……”她哭了：“家父江公庭举……”

她将澧州所发生的血案，概略地说了。当然，她所知也有限得很。

“我到信阳来，是奉妙笔生花罗昆叔的遗志，携遗书来找八方风雨陈大侠陈彪。他是罗叔的朋友，他认识威震天下的四海报应神，要他请四海报应神报应那些天人共愤的凶手。”

“八方风雨陈彪？这个人听我说过。”赵大玩弄着手中的铜戒尺：“一个自以为可以呼风唤雨的，小有名气的江湖人。至于他认识四海报应神，我就知道了。江姑娘，四海报应神不会平白帮人报仇的，而且绝对不替人报不必要的、理不直的仇。”

“我带来了让渡田契，和岳州府宝泉局五千两银子官票。为了报杀父之仇，家兄已把全副家当豁出去了。我敢以性命保证，商家、江家、罗家，是理直的一方，我相信，只要四海报应神肯出面调查，一定会接受我的请求。”

“哦！妙笔生花与八方风雨的交情如何？”

“我不知道，但听罗叔的口气，只有八方风雨才有希望请得到四海报应神。四海报应神有如神龙，如果没有人引见，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八方风雨既然向罗叔表示过认识四海报应神，一定彼此有良好的交情。”

“也许。”

“明天，请带我去拜望八方风雨陈大侠，好吗？”

“这……”

“求求你，赵爷，我不认识陈大侠……”

“这样好了，你必须依我的办法行事。”

“赵爷的意思……”

“我叫江勇，是你家的管事，管事江勇，只会几招花拳绣腿的江勇。”

“这……”

“这样，我就不会被赶出来了，八方风雨陈大侠，不会收留不相关的人。而我，却希望看到你成功之后，再离开你；不成功，也许我会替你设法另找高手侠义门人，替你报杀父之仇。”

“谢谢你，赵爷，只是……”

“只是有点委屈我，是吗？不必介意，反正我也闲着没事，我从不计较世俗的看法和说法。从现在开始，我是管家江勇，江管事。小姐，可以动身了吗？”赵大站起一旁欠身问，还真像一位管事。

“哎呀！赵爷……”

“别忘了，该怎么叫我。”

“这……”

“叫呀！可不要露出马脚的！”

“江……江管事……”姑娘期期艾艾，不知所措。

“属下在。小姐，请上马。”赵大一本正经地说。

信阳南关陈家，在本城几乎成了罪恶之窝。

八方风雨陈彪，也是制造罪恶的首脑人物，歹徒地棍的司令。在江湖道上，他也是翻云覆雨制造纠纷的奸雄。

他有一项长处，那就是不知道他底细的人，相处片刻，便会把他当成可以推心置腹的好朋友，直至上当之后，才知道是他在搞鬼。

这种人，在江湖上反而吃得开兜得转，八面玲珑，可以翻云覆雨。

他的绰号，就叫八方风雨。

辰牌正末之间，陈大侠开始处理事务了，通常这期间他会接见一些朋友，以便商量那些狼狈为奸的朋友们所碰上的麻烦该如何进行和解决。